



內惟埤公園的故事

04

枯木

這是一段發生在一百多年前，北美洲印地安西雅圖酋長與白人的一段對話。我們在「主流」的思維與價值取向裡，人肯定勝天，人肯定為萬物之靈，人肯定地主宰與支配著地球上的萬物。只要有一紙權狀，就擁有地上物、地下物與地表的一切支配權利，包含對空氣、陽光、水、植物、動物等等，當然也含括人類所建造的一切人工物。

我們不是唯一的居住者

來到內惟埤公園的人們，有人投書，也很多人好奇的探問。為什麼公園裡的許多的區域光線這麼暗？死角這麼多？在夜裡顯得這麼不安全！為何不架設更多的燈光？如果我們的思維僅認為公園屬於你我，人類，這樣的物種所有，這種想法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我們是不是漏了什麼？誰是內惟埤公園真正的「居民」？誰與這一塊土地朝夕相處，甚至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原住民」。是人工湖裡忙進忙出的紅冠水雞？刺桐枯枝上啄來啄去，發聲邀請新娘的五色鳥？水岸邊聚精會神，等待魚兒閃神就準備俯衝的夜鷺？每天殷勤地飛來探望台灣欒樹，思念著赤緣椿象的赤腹腰燕；還是依著土穴，夜裡上來換口氣的蚯蚓？亦或是令小朋友尖叫不已，從老茄苳樹上懸著絲努力上爬的毛毛蟲？

自然：生命教育的體驗場

這陣子蝴蝶很熱門，紫斑蝶讓我們上了國

我的人民問我，白人所要買的究竟是什麼？這個念頭是我們不能懂得的。你們怎麼能夠買賣天空、土地的溫柔、羚羊的奔馳？這些東西我們怎麼能夠賣給你們？而你們又如何能購買？難道你們僅憑紅人的一紙簽約，就能對這土地為所欲為？設若空氣的清新與水的漣漪並不屬於我們所有，我們如何賣給你們？當野牛已經死盡，你們還能再把他們買回來嗎？

--西雅圖酋長 1

際媒體，也讓世界知道這一個「國會偶有拳腳」的國家，也可以因為紫斑蝶的遷習而使人民讓路。很少有人不喜歡蝴蝶，因為蝴蝶翩然飛舞總有著一分悠閒與飄逸，蝴蝶的美麗羽裳都是奪人目光；然而，蝴蝶的幼時，甚少有人喜歡。常來園區活動的民衆，甚至可以不喜歡到投書要美術館用殺蟲劑來處決他們。殊不知，沒有幼蟲哪來的蝴蝶。

懷念著這樣的能力，像老一輩不用看氣象，光看天邊的雲靄，就可以猜測颱風的即將到來；像長期與山林相處的朋友，嗅嗅空氣中的濕度，就知道雨已經到山的那一邊。看到了土地上的痕跡，就可以推測這是什麼動物的行經。

大自然提供了所有的生命道理，在自然裡體會生命運作的法則，我們沒有辦法恣意的、選擇性的取捨生命



●枯木上的栗尾棕鳥育雛（攝影：林宏龍）



的某個局部，如只喜歡成年的蝴蝶，取捨毛蟲。或是僅愛螢火蟲化成星光在夜中飛舞，忘了幼時生活於地底下依靠著腐蝕液吸取螺類為生其貌不揚的幼蟲時期。人生也是一樣，僅一味的喜歡順境，逃避困境，喜歡圓滿，排斥缺憾。人本為自然的一個小部分，從我們面對自然的行徑看來，顯然已喪失了與自然相處的能力，這個能力包含發現自己的渺小，尊重自然的運作法則，以及與自然和平相處的基本能力。

內惟埤，在既有的基礎下，我們期望可以為市民爭取一個園地，讓身處大都會區的我，有一個體驗自然「生命教育」的場域。在這裡可以見證生命的各種樣態以及其生生不息的繁衍情形，當然更仰賴著民衆對這一個公園能有更大的包容，瞭解園區中除了有人活動外，更有其他的生物棲息，因此園區的經營上除了有人的基本考量，也必須多一份敏感，多一層對於各類物種的思惟。以夜間的照明為例，是否考量人行道的足夠照明就好，保留一些較暗的棲地給鳥兒、青蛙、蟲子。亦或是盡可能的減少水泥的鋪面，多一些泥土地給予地底的甲蟲們等等。

枯木之美：木之死也，蟲、鳥之生

早期園區中如有樹木枯死，就會有民衆反應，園區的配合廠商也習慣性一律將其伐除，清運，以致園區中樹與草翠綠一片，直到兩年前，與高雄濕地聯盟的伙伴交流，發現他們經營的洲仔濕地，原無枯木，還特別由他處運來大型枯木、枯枝予以「種植」，且告知枯木對鳥類的重要性。

枯木可以是鳥類的食物來源，因為木頭的逐漸腐朽而有各樣的蟲子居住，或以木為食，而鳥類就會以蟲為食，甚至以枯木為家，可見枯木在自然生態的食物鏈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也難怪洲仔的志工朋友們願意大費周章的

「種植」枯木與枯枝。

大自然，在一片的翠綠下，偶有蕭瑟的枯木為伴，也讓自然更真實，更完整。品味一下！視覺上細瑣的繁葉中，有著簡單、直立的枯幹呼應，也使景觀上多了一份變化與疏密的景緻。就生命的運作中，繁枝嫩葉的生長與枯木的破敗死亡對映，似乎也多了一份禪意。

因此我們也開始於館內宣導，期望先由館內形成共識，接著教育廠商，請其協助保留完整的枯木，除非已經傾倒，儘量不要處理，輔以支架，維持枯木的完整性。這一兩年下來，我們陸續的發現了園區中的小啄木鳥，五色鳥於枯木上築巢，就連本來居住於中國大陸西南、印度、中南半島的外來的栗尾棕鳥，也利用園區中的枯木繁衍著下一代。

另外值得一提的，2006年高雄地區的刺桐樹曾經遭遇不明的病蟲害（如今知道為刺桐釉小蜂的危害），所有的本土種刺桐都綠葉捲曲，之後逐漸掉光，外表儼然像是一棵棵枯死的樹木。內惟埤內本土刺桐也無一倖免，大約有一年的時間，園區中的刺桐數都處於「枯樹」的狀態豎立於園區中，因為園區對枯樹的處理機制，這些「枯樹」在園藝的完好保持下。2007年的春天，它們長了新葉，儘管仍有生病的現象，但可以知道刺桐又展現了生機，如果當時在舊有的處理機制下，將看起來像枯木的樹木一律伐除，如今的園區早已沒有半棵本土的刺桐了。

內惟埤園區隱藏著無限的大自然智慧與驚奇，有著一則則活潑生動的生命故事，等待有心的我們細細的發現、學習與品味。

1. 西雅圖酋長著、艾利·吉福等編、孟祥森譯（1998）。西雅圖的天空：印第安酋長的心靈宣言。台北市：雙月書屋。81頁。
2. 原刊於《藝術認證》、15期（2007.08）。〈內惟埤公園的故事3：枯木〉。頁70-72。

